# 万邦之王
# 大流士

叙斯塔斯帕之子大流士，由于他的马和
他的马夫欧伊巴雷的功绩，赢得了波斯帝国。
——碑文

## 灭群雄　登王位

波斯人属印欧语族,其祖先在公元前 2000 年代时移居今伊朗东南部，先后处于埃兰和米底两国的统治下。在米底统治下，波斯的 10 个部落组成了部落联盟,头领已形成世袭制,有王位之尊,帕萨尔迦德部落中的阿黑门尼德氏族世代为王。后波斯属土一分为二，东部由阿黑门尼斯之子、大流士的曾祖父统治；西部由阿黑门尼斯之子、居鲁士大王的祖父居鲁士一世管辖。到居鲁士大王统治时期,两部分重新统一了起来。

居鲁士大王是古代世界的一位杰出的军事领袖和政治家。他充分利用当时有利的时机,发挥自己的军事天才,在短短十几年时间里先后灭掉了米底、吕底亚和巴比伦三个西亚强国,建立起西起爱琴海和地中海沿岸，东抵今锡尔河的大帝国。

公元前 529 年,居鲁士大王在进攻马萨革泰人时作战阵亡,他的儿子冈比斯继位(公元前 529—522 年在位)。

冈比斯是一个残暴的皇帝。因为患有癫痫病，就更显得疯狂。他上台后，以征服埃及为首务，指挥波斯大军与腓尼基舰队水陆并进,于公元前 525 年占领底比斯，灭亡了埃及第 26 王朝。在出征埃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及期间,大流士被任命为万人“不死队”的总指挥。

占领埃及后,冈比斯企图继续向西向南扩张,组织了向利比亚沙漠中锡瓦绿洲和埃塞俄比亚的远征，结果损兵折将，大败而归。

正在此时,波斯本土一个拜火教僧侣高墨达,不满冈比斯暴虐无道,利用自己为王室工作并熟悉宫廷内幕的条件,于公元前 522 年 3 月发动了政变,自立为波斯皇帝。

政变之后，高墨达宣布蠲免赋税和兵役 3 年,大得民心,整个帝国,波斯、米底、巴比伦,乃至其他各地的人民早就痛恨冈比斯的暴政,因此,现在都背离冈比斯,拥戴高墨达。

冈比斯听说帝国腹地有变,慌忙召集部队,准备杀回西亚,夺回王位。不料,天有不测风云,在回波斯途中,他蹬上马时,不慎碰着腰部的刀鞘,刀鞘扣弹开,刀从鞘里顺滑脱出,那锋利的刀刃恰好从冈比斯股部滑过,留下一道长长的血口,冈比斯痛得脸都变了形。手下连忙扶他下马,给他包扎伤口。

这样,冈比斯只好暂时放弃亲自杀回波斯的计划,派了一员亲信大将，带着一支部队先行赶回波斯。但是这支部队在埃及的大沙漠中遇到了沙暴,全军覆没,长眠于沙漠中。而冈比斯的伤口,由于天气炎热,裹伤的麻布没有消毒,受到细菌感染,脓血不止,只 20 余天便一命呜呼了。余下的波斯显贵一时群龙无首，个个担心自己的前程,便都表示皈依巴尔迪亚。

却说高墨达夺了王位,入主龙廷,接管了冈比斯的权力,杀死了许多以前认识巴尔迪亚的人。同时，也接管了前国王的全部妻妾。但统治数月,总是深居简出,不召见大臣,不在公众场合露面。有人传说这个巴尔迪亚其实就是拜火教僧侣高墨达，贵族大臣们将信将疑。冈比斯的皇妃帕伊杜美的父亲欧塔涅斯就想探个究竟。

按照波斯王室的规矩，皇妃平时在宫外住宿，定期入宫陪伴君王。轮到帕伊杜美入宫时，欧塔涅斯吩咐她注意皇上有没有耳朵。因为高墨达在居鲁士当政时由于过失而被割去双耳。当夜帕伊杜美留心一看，果然发现君王没有耳朵。欧塔涅斯获悉真情便找到 6 名贵族同党,进行密谋策划,其中就有大流士。

7个人经过讨论,最后商定,寻找一个适当时机,7人各率家丁及手下兵卒突然袭击王宫。没过几天，伪巴尔迪亚的流言便传遍京城，弄得满城风雨。高墨达恐京城内波斯贵族盘根错节，稍有不慎便有危及自家生命的可能。于是他决定离开这危险之地，移居到米底的西迦耶胡瓦提堡。大流士等人哪肯罢休，也尾随而至。在9月的一个宗教节庆日,大流士等人终于等待到机会,他们冲入宫内,经过一番厮杀,将高墨达和他在宫内外的亲信斩尽。

阿黑门尼德族的天下虽然被大流士等人夺回，但波斯帝国实际管辖的范围只局限于伊朗高原的部分地区,其他省份事实上已独立,新生的、自封的国王多如牛毛,势头大的至少有七八个,像埃兰的阿辛纳、马尔提亚,巴比伦的尼金图·贝尔,米底的普拉瓦尔底什,亚美尼亚的达达尔希什等等，波斯帝国正处于四分五裂、分崩离析状态中。这样的局面为英雄人物的诞生提供了机遇，为伟大人物的出现提供了活动舞台。

据希罗多德记载：大流士等七人集团在杀死高墨达及其党羽后,便集议选择政治形式。在讨论中,有人主张采用民主政治,有人主张实行贵族寡头政治,而大流士极力要求建立专制统治,他认为寡头政治会引起派系倾轧,民主制则可能为坏人所利用,造成社会混乱。因此应该保留居鲁士大王所确立的那种专制统治形式,并说'没有什么能够比一个最优秀的人物的统治更好了。'七个人经过反复、激烈的辩论,最后付诸表决,四人赞成独裁。

统治形式确定了，但如何产生君主呢？由谁担任君主呢？七人互不相让,都有称王、过把瘾的野心。后来欧塔涅斯退出了王位的竞争,只要求今后不管谁当了皇帝,都不得对他有不敬的地方。其余六人最后讨论商定,次日清晨乘马在市郊集合,看谁的马先嘶叫就由谁来当皇帝。

大流士散会后,坐立不安,苦苦思索,如何让自己的乘骑在明日清晨先嘶叫。大流士绞尽脑汁,毫无办法。忽然,他想起了马夫,他把马夫叫来,问马夫有什么诀窍。马夫笑笑,点点头。深夜,马夫选了匹大流士的乘骑最喜爱的母马，拴在清晨将要比赛的地方。过了

一段时间,再将马牵回。天明日出时,那精明的马夫随大流士乘马赴郊外。他左手藏在裤子里,右手勒着马嚼子。待六人到齐,他迅速而自然地抽出左手,佯装抚弄马鼻子,那马激动不已,仰天长嘶。那五人见状,急忙翻身下马,跪倒在地,一致承认大流士为王。原来马夫临行前曾把左手伸入了那匹母马的阴部,那大流士的乘骑一闻到情马的气味,哪有不鸣之理?

大流士就这样,靠耍手腕成了国王。但起初他的日子并不好过,手头的兵马为数不多,需用兵的地方却比比皆是。好在各地草莽起家的王侯将相各霸一方,不相往来,有的还互相攻伐,有利于大流士各个击破。于是大流士先派一彪人马赶赴埃兰,擒获了起义军首领阿辛那,并把他处死。紧接着,大流士亲自率军攻打举足轻重的巴比伦地区。公元前 522 年 12 月,在底格里斯河畔与巴比伦王尼金图·贝尔的军队遭遇。大流士命令一部分人坐在皮袋上,另一部分人坐在骆驼或马上,渡过底格里斯河,打败了贝尔的军队。继而于 12 月 18 日,双方又决战于幼发拉底河畔的札赞那城。巴比伦的军队被大流士的部队压入水中,死伤无数,尼金图·贝尔仅带少数骑兵逃回巴比伦城。大流士率兵紧追不舍。因守军太少,波斯军未费吹灰之力便重新拿下巴比伦这座千年古城,杀死了贝尔。

从巴比伦返回后,他又派兵擒获了埃兰的起义首领马尔提亚。并派维达尔带领波斯军队进攻米底,镇压以普拉瓦尔底什为首的暴动。公元前 521 年 1 月 12 日,两军在马路什城附近发生激战,波斯军大胜。5 月,双方再次交战,大流士一举粉碎了普拉瓦尔底什的军队,普拉瓦尔底什带领少数骑兵逃往米底的拉伽城,被大流士擒获。在割去他的鼻子、双耳、舌头,刺瞎了他的两眼后,在爱克巴坦那将他处死。

在萨伽尔提亚,奇萨塔克马自立为王。大流士派兵镇压了叛乱,并俘获了奇萨塔克马。奇萨塔克马被割去鼻子、双耳,刺瞎双眼后,在亚述的阿尔别尔,被钉死在木桩上。

公元前 521 年 5 月,大流士又派遣达达尔希什去镇压亚美尼亚的暴乱,经过几次激战,于 6 月 12 日平定了叛乱。

公元前 521 年 12 月 10 日,在巴克特里亚,波斯军队击败了马尔吉安那人普拉达的叛乱。

公元前 521 年 5 月 25 日,在波斯本土腹地,与自称是巴尔提亚的瓦黑阿兹达塔及军队发生激战。瓦黑阿兹达塔被大流士的军队击败后,率少数骑兵逃往庇什亚瓦达。同年 7 月 16 日,双方再度激战,在帕尔伽山附近,瓦黑阿兹达塔及主要追随者被俘获。

公元前 521 年 11 月 27 日,在巴比伦,大流士的军队击败了阿拉卡的叛乱。阿拉卡自称为那勃尼达(巴比伦最后一个国王,前 555—539 年)之子尼布甲尼撒,占领巴比伦,自立为王。大流士最后俘获了他,并把他钉死在木桩上。

这样,大流士从公元前 522 年 9 月到 521 年 12 月,经过一年多时间,共打了 18 次战役,采取以少数兵力,实行各个击破的战略,斩杀和擒获 8 个暴动首领,其中 6 个波斯人,1 个米底人和 1 个亚美尼亚人,终于扫灭群雄,平定天下,奇迹般地扭转了帝国摇摇欲坠、日趋瓦解的势头,重新统一了波斯帝国。

在平叛过程中,大流士屠杀了大量暴动首领和民众。据不完全统计,在马尔吉安那,他杀了 55 000 人,俘获 6 972 人;在亚美尼亚,他歼敌 1 万人,俘 2 万多人;在帕提亚,杀了 6 520 人,俘 4 192 人。此外,其他杀戮俘获不可胜数,总计十几个月中,打死叛军在 10 万人以上。

公元前 520 年 9 月,帝国重新统一后 10 个月时,大流士功成名就,踌躇满志,在从巴比伦去埃克巴坦那的旅途中,于克尔曼沙以东 32 公里的贝希斯吞村旁的一块悬崖峭壁上刻石纪功,这就是著名的《贝希斯吞》铭文。

公元 1835 年,英国语言学家罗林生受伊朗王聘请,担任国王胞弟的军事顾问,驻扎于克尔曼沙。一天,罗林生向东前往埃克巴坦那,走到贝希斯吞村时,仰头一望,突然发现离公路约 60 英尺处有一块巨大的山崖,山崖上刻满了密密麻麻的字,这启发了罗林生欲罢不能的兴趣,他走下山坳,来到断崖前,凭着一股勇气,攀上悬崖峭壁,仔细辨认。1837 年,他经过整整一年的潜心抄录和研究,终于确定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这是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为纪念凯旋所刻的铭文。铭文上方浮雕为受俘图,浮雕中昂然直立着的大流士身罩披肩,气宇轩昂,圆睁双眼,目视前上方。左脚踏着仰卧在地上的高墨达腹部,左手握弓,右手伸向中央天空上的波斯人崇拜的光明与幸福之神阿胡拉·马兹达,表示向神敬礼。阿胡拉·马兹达左手持象征王权的环,准备授予大流士。

在大流士身后有两位侍臣。在他前面则是 8 个长锁系颈,背缚双手,鱼贯俯首而行的叛乱之王,其形象猥琐,与高大伟岸的大流士形成鲜明对照。用古波斯、埃兰、阿卡德语三种楔形文字写就的,长达 15 000 余字的铭文位于受俘图的下方。铭文一开首便充满骄傲和自信地说:"我,大流士,伟大的王,万邦之王,波斯之王,诸省之王,希司塔斯佩斯之子,阿尔萨麦斯之孙,阿黑门尼德……按阿胡拉·马兹达的意旨,我是国王。"接着,铭文夸耀大流士"十九战,俘九王"的武功,表明受命于阿胡拉·马兹达,强调王权神授,不可侵犯:"诸省皆归属于我,我对它们所命令的一切——无论黑夜白天——皆立即执行,凡对我友善者我加以恩典,凡与我敌对者我予以严惩。按阿胡拉·马兹达的意志,天下皆遵从我的法律。阿胡拉·马兹达把这个王国给予我,助我,使我占有这个王国。"

两年后,大流士又从中亚远征斯基太人,俘其头领,于是,铭文中又加上这次远征的内容,在浮雕上加刻第 9 个"戴着尖顶帽子"的斯基太头领之像。

杀死高墨达后,全国两年多的动乱几乎使帝国土崩瓦解。这说明专凭武力征服形成的帝国,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统治和措施,是难以维持的。大流士通过东征西讨,现在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地跨亚非的历史上空前的大帝国。如何巩固统治是他面临的重要课题。

## 施改革　巩固统治

《贝希斯吞》铭文强调皇帝大流士受命于天,权力来自阿胡拉·马

兹达。于是,大流士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确立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维护帝国的统一和稳固。

居鲁士和冈比斯当政时,由于忙于征战,对被征服地区没能建立起有效的控制。他们只在个别地区置省，任命总督。对被征服地区的宗教、习俗和政策不加改变地沿用,实行怀柔政策,因而,帝国统治极不稳固。大流士首先把帝国分为 20 多个行省(不同时期数目有变化,最多时达 30 个),每省置总督一人,照例由波斯贵族和王室成员任之，其职司主要是处理行政。总督之外设将军一人，统领一省驻军，也是直接对王负责。还有第三个高级官吏专司征收贡赋。贡赋数目根据各省资源规定，转交国库。

总督、将军、司税员三者分权,彼此互不隶属,各自对王负责,起相互牵制作用。此外,总督身旁有皇室秘书一人,作为他和中央的联络员,负责宣读中央下达的各项指令,同时也监督着总督的行动。这还不够,大流士手下有一小型特工组织,名曰“国王耳目”,他们常受国王派遣巡视各地,视察行政情况,了解地方军政长官是否与大流士保持一致，并向大流士打小报告。

大流士本人也常常巡行各地,注意了解各行省的情况,一旦发现某个省有违背中央政令或出现分裂行为时,他立刻给予严厉惩罚,毫不容情。如有个行省总督因被告发接受了贿赂，曾被大流士一世下令活活剥去他的皮用来包裹该行省法庭审讯的座椅。相反如果政绩出色,便会受到大流士的奖赏,或被赐予某种荣誉称号,或赏给国王所穿的衣服、珍贵的首饰，甚至会获得国王赐予的领地或整座城池。

通过这些措施,大流士使帝国内各被征服地区政策趋向统一,地方总督、将军皆听命于大流士,中央号令通行全国。

大流士深知法律对于巩固帝国的作用。他以制定法律知名当世,曾被柏拉图称道。从《贝希斯吞》铭文中也可以看出,大流士是以高压的手段和残酷的立法，对待被征服国土的人民。他所制定的法典,直到公元前 3 世纪末塞琉古王朝时仍被引用为权威之作。

为了密切中央与地方的联系，大流士继承了赫梯和亚述帝国的驿递制度,在帝国境内修筑若干驿路,形成以帝国四个首都为核心的

四通八达的驿路网。就建筑水准而言，也就是现在能走马车的乡村土路。最重要,也是最长的一条驿路是“御路”,自都城苏萨至小亚都会萨尔迪斯,延伸到以弗所,全程 2 400 多公里,沿路每 25 公里设一官方驿站,共有驿站 110 个，驿路沿途还设有商馆和旅店。驿站备有王家信使和马匹,信使传递急件逢站换骑、换人,人马行程一天,无论是风雪,还是酷暑 也无论是黑夜,还是白天,从不间断。国王的指令和地方向中央的汇报便通过信使一站接一站快马传递；只需一周时间，王家信使便可赶完御路的全程。大流士特别喜欢吃爱琴海产的鲜鱼,信使们就这样用接力的办法,快马加鞭地把鲜鱼送到宫中。犹如我国唐代，身居长安的杨贵妃能吃上用快马从岭南送来的鲜荔枝。而一般商队走完御道却需 3 个月。希腊人羡慕地说“:波斯王住在巴比伦,爱琴海鲜鱼进宫廷。”

另一条重要干线西起巴比伦，东抵帝国边陲，它横贯伊朗高原，经中亚各城到达大夏和印度。以后我国打通西域，建立了从中原至大夏的商路后，这条干线即成为丝绸之路的西线。为了保护驿路交通安全,又在沿途各地险关要隘,大河渡口与沙漠边界均修筑防御工事，派驻卫戍部队。这样的驿路虽然原本是为政治统治需要而修筑的，但也有利于商业的发展。波斯与印度以及地中海各国的贸易很快发展起来。据说，水稻和孔雀就是在那个时候从印度传入波斯的。

为了加强对地方官员的督导，维系地方忠心，大流士独出心裁，在帝国中部地区的东西南北分设苏萨、巴比伦、波塞波里斯、埃克巴坦那四个首都,一年之内分期在四都的王宫内居住办公,指导各地的事务,享受天下的贡物。

中央集权专制统治最主要的支柱是军队。为了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同时使军队分布周密,调动灵活,常备不懈,大流士在划置行政区的同时,也将全国分成 5 大军区,每一军区辖若干行省,军区长官由皇帝委任和调遣,直接对皇帝负责。中下级军官官阶有千夫长、百夫长和十夫长。

军队中有步兵、骑兵和海军。骑兵是军队的主力,重骑兵有护身甲、持长矛 轻骑兵穿着闪光的铠甲和厚粗布做的胄,装备有弓、箭和

盾。海军由腓尼基人和滨海各省居民组成,有近千艘战舰。军队的核心是一支完全从波斯精壮男子中挑选出的一支万人军（包括 1 000 骑兵、1 000 炮兵和 1 万号称‘无敌’的步兵),美称‘不死队’。因为这支近卫军人数保持不变，如有缺员、伤亡立即补充。

大流士亲自核定各行省驻军规模及其兵种人数。在军队中树立波斯贵族的绝对领导地位,军官多由波斯人充任。同时,大流士还每年检阅军队,四都驻军和奉调受阅的部队由皇帝亲自检阅,边远地区则由中央特命官员进行检阅。首都的阅兵规模空前，届时邀请各国使节和外邦人士参观，受阅部队往往多达数十万人。

为了探索前往埃及的海路,大约在公元前 516 年,大流士派遣希腊人斯基拉克斯(出生于小亚的卡利安达城)自喀布尔河与印度河会流处出发,由印度河顺流而下,入印度洋,过波斯湾,环绕阿拉伯半岛而抵红海，在今苏伊士港附近登陆。这一航行历时两年半。斯基拉克斯回国后用希腊语撰写了航行记。

另一件有关航运的事是开凿运河。早在埃及中王国时期，尼罗河的支流佩卢西亚克开了一条通向东南的灌溉运河。公元前 7 世纪,法老尼科二世企图延长运河,使它经苦湖而达苏伊士湾,以实现其从红海到地中海环航非洲的计划。但计划未能实现。公元前 518 年,大流士决定续成该项工程,使尼罗河至红海的运河畅通。尼科开凿的部分运河已被沙湮没，进行开凿的工人需靠打井供应饮水。据说,运河全长达 4 日航程,宽可容两艘三层桨座的战船并行。可见工程的浩大和船只往来的方便。这条运河可以说是现代苏伊士运河的前身。

在经济制度方面首先改革税制。在大流士以前，两河流域计算土地大小，不论面积，而论产量。税额多少，每年由税吏预先估定。即使歉收,也仍须如数缴纳,十分苛刻。居鲁士和冈比斯统治时,则常常临时征调钱粮物，各地负担不一。大流士上台后，下令丈量土地,从而根据面积、种植谷物的种类以及平均产量,规定固定的税额,使税收成为了一种正常体系。每一省依当年收入多少包干一定的税额,年贡赋总额约为 14 560 塔兰特,折白银 400 多吨。其中小亚四省

每年贡银 1 760 塔兰特,巴比伦、亚述贡银 2 000 塔兰特,埃及则为 700 塔兰特,印度 4 860 塔兰特。这个现金数目在古代世界是相当大的,尽管波斯皇室挥霍巨大,每年积累的金银仍很惊人,据说,当亚历山大后来灭亡波斯,攻占波塞波里斯时,其王宫庋藏金银犹有 12 万塔兰特。除贵重金属外,各省还有各种特产方物的实物贡赋,如谷物、家畜等,以供宫廷的需要和各地驻军及远征军的军需。

据记载,各省上缴的大量贡税银都被熔化后灌进一个个陶器,待其冷却后即敲碎陶器便成为一个个银砣。当大流士需要用钱时,再取出部分银砣铸成货币。

其次,大流士统一了度量衡和币制。他根据西亚、北非地区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情况,在历史上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铸币制度,规定中央政府专有铸造金币之权,各省可铸银币,各自治城市只准铸造铜币。

大流士所铸金币叫作"大流克",重 8.4 克,成色最好,含纯金 98%。金币正面是他本人的头像,反面是一个弓箭手。现在,这种钱币成了古币收藏家眼中的珍品。银币叫作"舍克勒",重 5.6 克。20 舍克勒等于 1 个大流克。银与金的比价约为 13.5∶1。由于市场上流通的银币是由各地铸造的,因此成色不一。国库将纳税者所缴各种银币分类,有白银或纯银、二等银、三等银等,按照标准打折扣。纳税者要补缴成色不足的差额。因为计算得十分精细,所以大流士被纳税者称为"小商贩"。但货币标准化对商业的发展确实是有利的,促进了帝国商业和贸易的发展。

在意识形态领域,大流士奉琐罗亚斯德教为国教,同时对各民族原有宗教和文化传统采取较宽容的政策。据说琐罗亚斯德教是伊朗先知琐罗亚斯德首创,崇拜光明与幸福的最高神阿胡拉·马兹达,以火和光明的象征而予以崇拜,但不造神像,不建神庙,因而通称拜火教。其基本教义是宣扬神和人皆分善恶两类,善、光明与恶、黑暗是世界的两极,阿胡拉·马兹达是善和光明的代表;恶神阿利曼是黑暗和死亡的代表,善恶不断斗争,阿胡拉·马兹达必获最后胜利。在《贝希斯吞》铭文中,大流士即一再宣称自己是奉阿胡拉·马兹达旨意而

为万民之主，借神威以固王权。

在宗教文化宽容政策下，帝国境内外的文化交流日趋频繁，波斯建筑与艺术融合了埃及、巴比伦和其他民族文化的特色，波斯文字也采用楔形文和阿拉美亚字母的写法。在此基础上，大流士便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

## 图扩张　希波燃战火

大流士在稳固了内部，加强了帝国的专制统治之后，就开始了大规模扩张。皇后阿托撒曾向大流士进言："你是一个强大国家的统治者，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你只是毫无作为地坐在这里，既不去为你的波斯人征服新的领土，又不去进一步扩大你的权力？"依阿托撒的说法，大流士向外侵略，不仅可以掠夺财富、土地和奴隶，而且会使"波斯人知道他们的国王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男子汉大丈夫，并由于战争的紧张，而没有闲暇来背叛你了。"

其实，大流士早有向外侵略扩张的企图，向东，他把国界推进到印度河边。向西，公元前 518 年，他派卡帕多基亚的总督横渡黑海，侦察黑海北岸欧洲斯基泰人的情况，准备出征。为了远征希腊，清除后顾之忧，公元前 513 年，大流士率军西渡博斯普鲁斯海峡，进攻多瑙河以北的斯基泰人。希罗多德记载大流士向欧洲侵略的兵力时说："他的军队是从他统治下的一切民族那里征集来的除去海军不算在内之外，军队的总数加上骑兵是 70 万人，而集合起来的战船则是 600 艘。"这个数字肯定有些夸大，估计大流士的兵力约有 10 至 15 万左右。斯基泰人诸部落避免与波斯人主力公开战斗，而是采取坚壁清野，不断退却的战术，把波斯军队吸引到缺水的草原上，然后用骑击袭扰。希罗多德说："大流士偕同他的陆军进抵伊斯特河（即多瑙河），便下令全军渡过该河。"多瑙河以北的"西徐亚人……暗中撤退并赶走他们的牲畜，填塞他们撤退道路上的水井和泉水，并把地上的草连根掘掉。"由于斯基泰人境内有许多沼泽和河流，波斯的陆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和海军失掉了联系,因而遇到巨大困难,加上得不到食粮。这一次出征使帝国大受挫折,损失 8 万之众。但是色雷斯和马其顿及黑海海峡并入帝国版图,这样,断绝了希腊人特别是雅典人的廉价粮食的来源,并截断了他们商业贸易的主要通道。自此,雅典和波斯的冲突激化,已是箭在弦上。

公元前 500 年,大流士命令自己的舰队夺取爱琴海中的纳克索斯岛,不料失败。为此行动计划出谋献策的希腊殖民城邦米利都的僭主阿利斯塔哥拉惟恐大流士迁怒于他,便想出一条妙计,索性把事情闹大,让大流士无法收拾。他摇动三寸不烂之舌游说于小亚沿岸各邦之间,在各邦议事会、公民大会上发表富有煽动性的演说,把听众心中对大流士不满的火星煽得烈焰熊熊。接着便是一城举义,八方响应。没几天,小亚细亚沿岸的希腊城邦接二连三推翻大流士安插在自己头上的僭主,纷纷宣布独立。

为了争取同盟者,阿利斯塔哥拉一手拿着刻有世界地图的青铜牌,一手拿着请求保护的橄榄枝,于公元前 499 年乘船到希腊本土。阿利斯塔哥拉见到斯巴达国王,先是动之以情,痛说小亚细亚同胞所处的悲惨处境;进而晓之以利,细说波斯幅员辽阔,有用之不尽的黄金和白银,数不胜数的驮畜和奴隶,并谈到了波斯人怎样习惯于在作战时既不带盾牌,又不带长枪,他们的武器是弓箭和短矛,头裹围巾,因而很容易被战胜。

阿利斯塔哥拉举起青铜牌上的地图,指着波斯四个首都之一的苏萨说:"这是波斯国王居住的城市,里面有国王的宝库,你们要是能攻下这座城市,那你们就可以和宙斯比富。"

国王克列奥蒙尼和在场的斯巴达元老听得眼睛发亮发直,显出极感兴趣的表情,最后克列奥蒙尼沉吟片刻道:"从米利都到苏萨需几天路程?"阿利斯塔哥拉未及思索便说了实话:"需 3 个月。"克列奥蒙尼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说:"米利都的客人,请您在日落前离开这里吧!你想引诱拉西第梦人去那么远的地方是不可能的。"随后离座而去。

阿利斯塔哥拉在斯巴达求援无望,只好又带着地图牌和橄榄枝

来到雅典。雅典与爱琴海和黑海各地有着密切的商业贸易关系，阿利斯塔哥拉来到雅典，在公民大会上把跟斯巴达国王讲的话复述一遍,然后充满感情地说“:我们米利都是由多利安人入侵时从阿提卡逃亡出去的人建立的,血浓于水,拯救我们就是拯救你们自己。”此时,雅典人那颗同情的心弦被拨动了,纷纷投票支持出兵,大会任命米兰提奥为司令,率 20 条三列桨战舰前往小亚细亚参加战斗。

公元前 497 年,各邦起义大军齐集米利都,然后经以弗所杀向波斯在小亚细亚的统治中心萨尔迪斯。城市当中,有一座卫城,异常坚固。卫城外面的房舍,多以芦苇为顶。起义大军攻势凌厉,很快占领了大半个城市,并点着草房,整个城市顿时变为一片火海。波斯守军为火势所迫,龟缩于卫城之内,坚守待援。

希腊人这种放火焚烧城市的轻率之举，把城里的主要居民吕底亚人推到了波斯军一边。两股力量合一,气势大增,迫使希腊人向位于海岸边的希腊人城市以弗所仓皇撤退。临近城墙时，又被波斯援兵追上,双方绞在一起厮杀,希腊人大败。雅典军见势不妙,立即退步抽身,登船驶离小亚。

大流士听说丢了海岸,烧了撒尔迪斯,暴跳如雷。他认为雅典本来不是亚洲国家,现在竟然漂洋过海,欺负到波斯头上,真是无法容忍,他发誓要向雅典复仇。此后,大流士每当吃饭的时候,都让一个仆人在他的面前说三次“:主公,不要忘掉雅典人啊!”以示报仇雪恨的决心。

经过一阵紧张准备之后，大流士开始组织大规模反攻。公元前 497 年，大流士派遣海陆两支大军同时进攻塞浦路斯。塞浦路斯自知势孤力单,无法御敌,便邀爱奥尼亚人前来助战。开始,爱奥尼亚人在海战中取得优势,塞浦路斯在岛上也获得胜利,但由于岛上一些僭主的投靠波斯，波斯很快反败为胜。波斯重新统治塞浦路斯。

在小亚细亚西部沿海一带，大流士派三个女婿指挥镇压起义军。经过一番苦战，波斯人夺回了小亚细亚的绝大部分城邦。最后开始围攻起义中心米利都。

进攻米利都的波斯战舰有 600 艘，而起义军只有 353 艘战舰。

海战一开始，许多城邦的战舰经不起波斯人的诱降，纷纷离开战场，驶回本岛,结果,在海战中波斯轻易获得了胜利。

之后,波斯人集中兵力从陆海两路包围米利都,通过在城墙下挖地道的办法,于公元前 494 年攻下了这座城市。波斯人将米利都劫掠一空，神庙焚毁。这座小亚细亚最繁荣的城市惨遭毁灭的厄运。

消息传到雅典,人人震惊,大家以各种方式寄托自己的哀思。悲剧作家普律尼科专门写了一个剧本《米利都的陷落》。悲剧上演时，上万名观众为自己同胞的悲惨遭遇泣不成声。

公元前 492 年夏天,波斯海、陆军集结完毕,大流士一世藉口雅典曾出兵援助米利都,派遣他的女婿玛尔多纽斯率领大军兵分水、陆两路,浩浩荡荡越过赫勒斯滂海峡,沿海岸向希腊半岛进发。

波斯军队所过之处，居民无不俯首称臣，玛尔多纽斯信心百倍，认为不日可拿下雅典，征服希腊。然而，就在他们接近希腊半岛时，天公不作美,突然狂风大作,爱琴海中波涛汹涌，300 条战舰在亚陀斯海角(今希腊的萨洛尼卡半岛东部)沉入海底，2 万名士兵葬身鱼腹。玛尔多纽斯亲自率领的陆军则在马其顿遭到勇悍的色雷斯人的偷袭,死伤惨重,玛尔多纽斯本人也负了伤。于是波斯远征军便在征服马其顿和色雷斯之后撤回本土。

这次失败并未打消大流士侵略希腊的念头,他重又招兵买马,准备进行更大规模的远征。在远征前,大流士派人到希腊各邦,要它们献出“土”和“水”,主动投降波斯。希腊北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城邦,慑于波斯淫威,都献出了“土”和“水”,表示臣服。但是,希腊两大城邦雅典和斯巴达,却不畏强暴,分别把波斯使者投入深渊和水井,因而更加激怒了大流士。

公元前 490 年春，大流士派遣老将达提斯和侄儿阿尔塔普列涅斯为正副统帅,率 600 艘三列桨舰、10 万士兵、800 骑兵,自小亚启航,进攻雅典。达提斯吸取玛尔多纽斯失败的教训,改变海军进攻路线,率舰队横渡爱琴海。他们边打边行,逐岛前进,于同年 8 月抵达紧靠雅典的优卑亚岛。岛上有 4 000 雅典公民殖民者，他们见势不好，先行撤回国内。该岛的埃列特里亚人因曾派 3 条战舰随雅典支

援米利都起义,而成为波斯报复的对象。经过 6 天 6 夜的围困,达提斯终于攻下这座城市,把该城洗劫一空,并把全体居民变为奴隶,押解回波斯。接着，波斯军队渡过狭窄的海峡，直奔阿提卡的马拉松。

波斯大兵压境,雅典全国顿时陷入恐怖之中,是战是和 ?十将军委员会经过长时间的辩论，最后决定在马拉松迎战波斯军队。

于是,雅典城上点燃烽火,四郊的公民以德莫为单位,携带武器迅速集结到城里。全城布防，沉浸在紧张的战前准备之中。家家都在向雅典娜祈祷，求她保佑自己的将士能经受住这场战争的打击。

约 9 月 8 日,波斯舰队驶抵阿提卡东北岸,停靠在马拉松平原的海滩上,步骑兵上岸,并未立即向前推进,而是先驻扎下来,静候雅典的反应,其意图昭然若揭。马拉松平原一面邻水,三面环山,地形平坦。正值 9 月,草势茂盛,适于骑兵作战和马匹补给。达提斯企图背靠舰船将雅典军队引出城外,在有利的地形条件下进行会战,一举击溃敌人。若雅典人拒守不出，则一路直插下去，将大军压在雅典城下。

9 月 11 日，米泰亚得率领雅典军队来到阿提卡东部的马拉松，在平原北头的山坡上摆开阵势。按照雅典的习惯，军队的右翼由军事执政官卡利马科指挥,各部落的军队从右到左依次摆开,盟邦布拉的军队在右翼位置。雅典仅有 1 万军队,加上普拉提亚城邦的援军，也不过 11 000 人。为了防止波斯军队从侧翼包抄，米泰亚得命令两翼尽量向外延伸。但是这样一来,队列就变得很单薄,两翼厚度有五六列,而中间部分只有二三列。

波斯军除了拥有庞大的舰队和普通陆军外，还有很多弓箭手和强大的骑兵。打起仗来，都是先由弓箭手向敌军射出密如飞蝗的阵箭,然后骑兵在前冲杀,步兵跟在后边,展开进攻。波斯步兵一般左手持柳条编织的圆盾，右手拿一根 2 米长的短矛。身上无铠甲防护，仅着一件带袖的上衣和一条长裤。右边腰带上挂一柄短剑，背上有一个箭壶和一张硬弓。头顶上则戴一顶青铜盔帽，不像希腊人的头盔几乎能遮满脸颊,外露的胸部和小腿有铠甲防护。

战斗一开始,雅典人头戴铜盔,左手持盾牌,右手持长矛,犹如猛

虎下山,飞一般地冲下山坡。波斯人见雅典人跑来,自认为他们不过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因而立刻迎了上去,白刃肉搏,杀作一团。经过一番苦战,波斯人仗着人多势众,终于突破雅典的中央阵地,并且大胆深入,进行追击,冲入山地。这时,雅典军队两翼的重兵突然猛攻,然后收拢,一齐向中央的波斯阵地扑去,波斯军队三面受敌,无力应付,狼狈地逃回海边。

雅典人一看敌人想乘船溜掉,立即冲向岸边,展开了争夺战船的战斗。雅典人试图夺取波斯的舰只,把它烧掉,波斯人力争保住这些舰只,以便逃命。有个雅典士兵伸手抓住一条敌舰,舰上的波斯人立即挥起斧头把那只手砍断。但是那人毫不退缩,忍着剧痛,又用另一只手抓住那条战舰,在其他雅典人的协助下,这条战舰终于被俘获。就这样,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夺,有 7 条波斯战船落入雅典人手中。其余波斯战舰驶离海岸。

根据同时代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记载,在马拉松战场上,波斯人留下了 6 400 具尸体,而雅典只有 192 人阵亡。根据传说,战争结束后,雅典军队急于把胜利的喜讯报告给雅典城中的居民,曾派腓力皮得奔回报信。腓力皮得从马拉松到雅典,一口气跑了 42 公里又 195 公尺,到达雅典城时,已经精疲力竭,只喊了"高兴吧,我们胜利了!"一句话,即倒毙于市场。1896 年在雅典举行的现代第一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参加长跑的人从马拉松到雅典,循着腓力皮得原来所跑的道路赛跑。自此以后,马拉松赛跑便成了一项正式的比赛项目。

波斯人在马拉松遭到惨败后,达提斯趁雅典军队集中于马拉松的机会,命令舰队沿海岸南下,绕过索尼昂海角,企图一举占领雅典城,不料雅典军队从马拉松迅速回到了雅典城,波斯军队见无隙可乘,在法勒伦港停泊一些时候,只好拨转船头,悄悄地退回亚洲去了。波斯二度出征又告失败。

大流士两次派兵进攻希腊,借口都是要报火烧撒尔迪斯之仇。然而,不但寸土未得,反倒白白葬送了几百条战舰,几万人的性命。他恼羞成怒,决心御驾亲征,踏平希腊。为了这次出征,他传旨帝国各地,征调人员、船只、马匹和粮饷,准备第三次冒险。这次是要毕其

功于一役，所以动员准备工作规模巨大，整个帝国一心一意搞备战，心不旁骛地折腾了 3 年，万事总算齐备了。可就在大流士怀着勃勃雄心要踏上征途时，自家后院起火，太子们为王位的继承权纷争起来。

按照波斯法律，国王亲征凶吉莫测，国家不可一日无君，因此在离开首府前需指定合法继承人。大流士有皇子 7 人，系异母同父。长子阿尔托巴扎涅与四子薛西斯互不相让，薛西斯虽然排行在后，但他是大流士第二个妻子、居鲁士的女儿阿托撒所生，母系一方背景深，靠山硬，双方争得不可开交，同室操戈。

常言道，祸不单行，正当众皇子为王位争夺得热火朝天时，公元前 486 年 10 月，埃及又叛离波斯，宣布独立。大流士不得不放下远征大事，先调理家务，再平定埃及。这一耽误就是一年。公元前 485 年，王位确定由薛西斯继承。大流士正准备动身前往埃及讨伐时，染上绝症，一个多月之后，便抱恨归天，享年约 56 岁。

## 盖棺定论

大流士一世作为冈比斯的堂兄弟，在混乱中登上王位，并平定了国内的叛乱，除了他个人的谋略外，主要还在于他紧紧掌握了作为帝国统治核心的波斯军队。

在平息国内叛乱后，大流士便居于最高统治者的宝座上，自称为“众王之王”“伟大的王”，掌握着全国的军事、政治、财政和司法大权，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显示其王位的独尊，他身上穿着特制的绛红色袍服，头上戴着高高的王冠，腰间系着金质的腰带，并规定，任何人包括那些最显贵的波斯高级官吏都禁止穿戴这种衣冠。大流士一世被全副武装的卫队保护着，居住在豪华的宫殿里过着极端奢侈的生活。

作为最尊贵的国王，一切人都必须向他叩拜，甚至坐在御座前的亲信大臣也要用帷幔同国王坐的地方隔开。国王身边永远有大批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